

麒麟豹

9.15

中国古代民间文学丛书

主编 章禹纯  
编委 章禹纯 刘竞尧 徐文亮  
胡志远 马佳林 伍 严  
赵蒙毅 戚开远 郭 琼  
李德仁

责任编辑：吕观仁 任国绪

封面设计：张乙迪

题 签：李延沛

麒麟豹

Qi Lin Bao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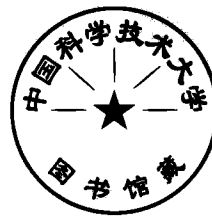
章禹纯 主编

---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 
(哈尔滨市道里地段街179号)  
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制版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 
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 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·印张 9 8/16  
字数：185,000  
1988年10月第1版 1988年10月第1次印刷  
印数 1—41,823

---

ISBN 7-207-00638-1/I·117 定价：2.95元



## 出版说明

中国古代，特别是明清时代，民间说唱文学，包括评书、鼓词、弹词、宝卷等，日趋繁荣。现存古籍中此类作品占有较大比重。其中优秀作品大都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，在今天仍有进步的思想教育作用和认识意义。一些作品来自民间艺人之口，内容丰富，情节曲折，形式活泼，语言生动，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，具有一定的娱乐性。为适应不同层次读者的需要，为促进民间文学的研究，我们选择其中优秀作品，由整理者进行校点，加工整理后，予以出版。

在本丛书中，整理者主要作了以下几项工作：

（一）选择善本作为工作底本，与他种版本参校，订正讹脱衍倒。

（二）对原书中某些不健康的情节及语言，进行必要的删改。

（三）对某些不易于为一般读者所理解的古吴语方言及苏白，进行适当的规范。

（四）对某些卷目混乱的本子，予以重新编目。

（五）对某些唱本的道白，为使读者阅读方便，增加了必要的标明人物身分的文字。

由于这些作品的时代所限，在思想内容方面掺杂的某些

封建性的东西，考虑到情节的完整性，尚不能完全剔除，如一夫多妻、神佛鬼道等迷信色彩。希望读者在阅读中注意加以甄别剔除。

限于编者水平，本丛书中的缺点错误在所难免，竭诚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。

## 序

麒麟豹一书即珍珠塔续集。向有古本尚未续全，而且词中关节不符。余束发以来，即好南词，凡见闻而有心得者，无不笔之于书，用以自课，非敢为问世计也。自少而及壮，随家遍历游楚、蜀、豫、粤任所，未遂所怀。年来家运坎坷，近更无聊，倚门抱瑟，以致胸中抑郁，未得稍伸。因于壬午春令，将此本麒麟豹，搜剔枯肠，斟酌再四，编成雅句，另换关节，再加修饰，续全此传，庶几为排闷解愁之一助云尔。

时

道光壬午春杏月

鸳湖速史书于红雨山庄之玩月楼

废闲主人识

## 目 录

<b>卷之一</b> .....	1
第一回 遭奸陷艰难度日 .....	1
第二回 别娘亲襄阳借银 .....	6
第三回 探亲戚杨爷问路 .....	12
第四回 思长子遣弟追兄 .....	15
第五回 激义愤方侗允住 .....	19
第六回 除不平拳打恶徒 .....	23
<b>卷之二</b> .....	29
第七回 方英雄醉酒陷计 .....	29
第八回 勇方侗灭怪除妖 .....	34
第九回 小英雄误落黑风洞 .....	39
第十回 神灵佑方侗脱险 .....	44
第十一回 显身手奋勇登擂台 .....	49
第十二回 败彭通英雄相会 .....	54
<b>卷之三</b> .....	60
第十三回 逢狭路严惩二刁 .....	60
第十四回 方小将池中搏蛟龙 .....	65
第十五回 得神兽英雄三结义 .....	70
第十六回 爱英杰王小姐喜得佳偶 .....	75
第十七回 践仙缘圣母收采珍 .....	80

第十八回	怀歹心笑面待贫婿	85
<b>卷之四</b>		91
第十九回	设毒计遣丫环送茶	91
第二十回	杀红云栽赃害婿	96
第二十一回	贼喊捉贼假报凶手	101
第二十二回	遭陷害方俊入狱	106
第二十三回	受宝镜枉法断案	111
第二十四回	分善恶夫妇反目	116
<b>卷之五</b>		122
第二十五回	方公子狱中受苦	122
第二十六回	赴襄阳方侗探监	127
第二十七回	嘱禁卒方俊暂得安	132
第二十八回	方侗怒捣裘府	137
第二十九回	小英雄怒打裘剥皮	142
第三十回	方侗被诬江洋大盗	147
<b>卷之六</b>		152
第三十一回	伸正义陈夫人闹府	152
第三十二回	明大义宋成贤训婿	157
第三十三回	忆双子遣女寻兄	162
第三十四回	宿古庙方小姐遇强盗	167
第三十五回	山大王贪色逼婚	172
第三十六回	方小姐计杀杨彪	177
<b>卷之七</b>		182
第三十七回	飞龙女力斗群雄	182
第三十八回	败强盗占山为王	187

第三十九回	杏花岭兄妹相会 .....	192
第四十回	为救兄长绿林劫裘府 .....	197
第四十一回	飞龙女劫牢救兄 .....	202
第四十二回	割双耳略示惩恶 .....	207
<b>卷之八</b>	.....	212
第四十三回	为接母大败官兵 .....	212
第四十四回	杏花岭绿林逞雄 .....	217
第四十五回	替天行道兵发京都 .....	221
第四十六回	讨佞复仇一路攻城 .....	226
第四十七回	血战临清义放秦勇 .....	230
第四十八回	王涓献计招安解危 .....	235
<b>卷之九</b>	.....	240
第四十九回	斩奸臣父冤得伸 .....	240
第五十回	封元帅兄妹出征 .....	244
第五十一回	重审案方俊洗冤情 .....	249
第五十二回	方来英状元及第 .....	254
第五十三回	战边关巾帼展雄威 .....	258
第五十四回	吐神火赛花初得志 .....	262
<b>卷之十</b>	.....	267
第五十五回	破法宝采珍降凡尘 .....	267
第五十六回	取宝镜高冲返帝京 .....	271
第五十七回	斗双宝神索缚赛花 .....	276
第五十八回	许嫁赛花番王备降表 .....	280
第五十九回	平番奏凯喜结良缘 .....	284
第六十回	荣归故里忠良庆团圆 .....	289



# 卷之一

## 第一回 遭奸陷艰难度日

〔小生白〕世代家传心孝，胸藏超等经纶。冰消瓦解恨奸臣，窘况一言难尽。徒抱冲霄志气，时乖未遂凌云。困龙卧虎得时，耀祖荣宗有幸。

诗曰：高馆张灯酒复清，夜钟残月雁归声。只言黄鸟堪求侣，无奈春风欲送行。

〔白〕小生姓方名俊，表字来英，乃东京汴梁人氏。先父讳音公，少年鼎甲，职授司徒，正待肃清朝政，先遭奸佞弄权。昔有芦通，乃刘氏家生，株连方姓，结下宿仇。幸逢浊水澄清，散云见日，芦通业以典刑。忠良正图报国，不意削草留根，捕狼存种。乃子芦林投于魏党，位列朝班，以后忠良势败之时，芦林脱身于局外，反将先父砌入奸党，可怜含恨于九泉之下，兀的不惨伤人也！

〔唱〕人心如虎更加凶，习没家财一旦空。大厦高堂无寸土，田园什物也充公。仰感天恩开一线，矜怜母子罪宽容。

栖身寄迹坟堂屋，苦度光阴四个冬。陈氏母亲生下我，悬梁刺股数年功。鹏程万里还言晚，且喜青年入泮宫。母亲毕氏生兄弟，文不精而武艺通。二八青春人勇壮，来耕表字讳方侗。蒋氏庶娘生妹子，飞龙闺字女英雄。兵书战策皆知晓，诸般武艺尽精攻。蹉跎未有门当对，至今待字在闺中。

〔白〕父亲尚未受害，毕氏母亲与蒋氏庶母先后身故。如今只有我兄妹三人相依作伴。

〔唱〕侍奉萱亲陈氏母，毫无出产十分穷。文章换不动柴和米，只落得，度日如年苦万重。

〔白〕还亏兄弟方侗有些膂力，每日在于坟后山丘之上打柴卖与人家，母子四人才有两餐苦饭之靠。今日天气晴明，兄弟又去打柴去了。

〔唱〕我自闲暇静坐甚无聊，欲把文章念几遭。怎奈许多心事重，实无情绪用辛劳。正在思量闻咳嗽，夫人出外看儿曹。

〔表白〕这位夫人本就是前本珍珠塔里那个陈翠娥小姐哉！

〔正旦引〕昔日掌中珍宝，今为野外蓬蒿。人亡物故景萧条，还仗后祠有靠。

〔武旦引〕英雄未必尽男身，全仗兵书战策明。若得除奸来削佞，愿将闺闼显门庭。

〔正旦白〕阿，吾儿！〔小生白〕呀，母亲出来了，孩儿拜揖。  
〔正旦白〕罢了。〔武旦白〕哥哥，〔小生白〕贤妹。〔正旦白〕儿女们坐了。〔合白〕是，母亲请坐。〔正旦白〕儿阿：〔唱〕虽然景况这般腔，不致忧柴忧米粮。何必如此短叹长吁心纳闷，须当耐

性读文章。书中自有千钟粟，富贵荣华都在书内藏。

〔小生白〕阿母亲，我想爹爹在日这等奢华，尚且一旦人亡家破了。〔唱〕孩儿读尽书千卷，怎经得，奸佞芦林这等狂？倘然也像爹爹样，岂非书是害人殃！何须必要功名就，买卖生涯做一行。苦茶苦饭人安乐，手足相依侍奉娘。〔正旦白〕儿呵，不是这等讲的，难道你不曾看过古书么？〔唱〕前朝多少大奸臣，屈害忠良多少人。到底终于无好日，破家荡产损其身。一体臭名传万古，忠良旌奖受君恩。你且听娘说话书勤读，不可三心与二心。

飞龙小姐开言说，哥哥阿，母亲是，金玉之言你要听。〔小生白〕是，晓得。〔唱〕儿依母命把文章念，母看儿遭苦不胜，顷刻愁容生满面，两行珠泪落胸襟。来英偶尔回头看，立起身来问母亲。敢是因儿无用物？娘亲所以这般形？〔正旦白〕哪个道你没用吓？〔唱〕做娘看你把爹爹想，想起你爹爹昔日情。兀的不，痛得娘心如火灸；兀的不，咬牙切齿恨芦林。〔小生白〕阿，母亲，但不知爹爹当初之情怎么样的，说与孩儿知道。〔正旦白〕儿阿，你的祖父身亡，只剩你祖母与你爹爹二人，〔唱〕也与你我如今一样，娘儿两个住坟堂。度日艰难无出产，父遵祖母到襄阳。与你外公借贷攻书本，哪晓得，外祖母欺贫重富肠。奚落你爹爹多少话，父亲血性甚方刚。争论一番身出外，苦无盘费转家乡。幸亏外祖为人好，一脉亲情竟不忘。追到九松亭子上，相邀汝父转门房。〔小生白〕吓，爹爹可肯转来么？〔正旦白〕你爹爹立誓如山不肯转来，外祖赠他盘费他丝毫不受。〔小生白〕吓，此乃大丈夫之所为，正该如此。但是爹爹没有盘缠，怎生回转家乡呢？〔正旦白〕阿呀，儿阿，〔唱〕时

值隆冬天气冷，朔风阵阵降飞霜。身穿几件单衣服，冻倒高平雪满塘。〔小生白〕啊哟，这便如何处置呢？〔正旦白〕幸得不该绝命，有一驿丞姚国栋救你父亲，周济盘缠，荐到毕家母舅衙门耽擱攻书。〔唱〕才能够，一举登科龙虎榜，代天巡守做封疆。〔白〕做娘的只道，〔唱〕绵绵不绝兴门户，代代为官拜帝皇。哪晓芦林怀宿恨，砌归奸党父亲亡。只得十八载兴隆仍旧苦，孤儿寡母守坟堂。年尊长辈归西去，小辈时乖运未昌。〔白〕看了目下的景况是，〔唱〕与你爹爹昔日浑无二，忆古思今好惨伤。愿你弟兄争口气，光前裕后姓名香。英雄小姐把娘亲叫：哥哥是，胸藏锦绣妙文章。目下虽然贫窘苦，后来一定近君皇。

来英听罢叫亲娘：休烦恼，免悲伤；并不是，孩儿大口自夸张。萱亲要我为官职，儿岂抛书违逆娘？管取名登金榜上，必将才学货君皇。所患者，芦贼专权仇恨大；故而我，功名二字不思量。〔白〕只是一虑吓，虽然兄弟樵柴还可苦度，奈目下年岁荒歉，日用几文，只敷薪水。〔唱〕如今天气已秋凉，转眼寒冬风雪霜。只使三餐有兄弟靠，奈何身上少衣裳。顾了饥时难顾冷，如何打算怎商量？夫人听罢泪一汪，揩揩两眼唤儿郎：做娘岂不思量起，也虑天寒没主张。三个年头还好过，今年偏是这般荒。本城没有高亲戚，只有刘家在本地方。也被芦林来屈害，一般家破与人亡。单单逃遁刘安国，未知他，目下安身在哪一方。潞州毕府同遭害，〔白〕毕家母舅又是没有后代的，〔唱〕总要你，兄弟香烟做靠傍。只有娘面之亲留一脉，怎奈外公祖母尽行亡。现有母舅陈人美，至今居住在襄阳。虽是年轻人厚道，并无刻薄坏心肠。意欲

遣儿前往襄阳去，借贷银钱也不妨。〔小生白〕阿，母亲，但是路远迢迢，又无盘费，又没行囊，怎生前去吓？〔正旦白〕我那儿阿，想你爹爹落魄之时，祖母命他襄阳借贷，也是没有行囊盘费的呀！〔唱〕一路而行吃了多少苦，几乎冻死在官塘。如今是，我儿也像爹爹样，所以我，不忍亲儿走远方。倘有差池谁救你？不如困守太平庄。倘或上天不绝娘儿命，有些机会来时就不妨。娘做女工陪伴你，我儿且自读文章。〔小生白〕是，晓得。〔唱〕来英朗朗书声念，夫人是与小姐双双针指忙。

〔表白〕讲到陈翠娥小姐，乃廿岁上养儿子，目下方来英只十七岁，夫人还只得三十六岁哉！勿是啥前本珍珠塔里那方卿十八岁，阿埋个头发才白哉！原是搨白相相个说话，还有一座珍珠塔，抄家辰光勿曾入官。介末故宗穷法啥了，勿要卖脱子呢！只为七年前头，方卿大老爷替妮子方俊对了亲哉！但不知对了谁家小姐，后书自有交待，还有采秀二平怎么勿提起呢？方大老爷未归故里之时，襄阳陈御史老爷是个好人，将秀平的母家赎身出去，配了丈夫了。采平却与方卿为妾。哪里晓得是介一个好丫头竟不是长命星官，十九岁上生了这位飞龙小姐，到了廿七岁了，染病身亡。交待分明，后书不表。

〔唱〕母费辛劳子用功，一般愁绪锁眉峰。丢开坟屋娘儿话，且说方侗二相公。年纪虽轻武艺好，心怀刻刻恨奸雄。打柴变钞为生业，供膳娘亲妹与兄。〔白〕若然是别朋友呢，勿是生身之母，勿是同胞兄妹，实在勿关我事。方二爷气概比众勿同，后生末，一样个后生；阿哥妹子末，一样个阿哥妹子，有啥分别个？〔唱〕故而他，辛劳苦楚终无怨，气宇昂昂霄

汉冲。要将杀父之仇报，只因目下时乖运未通。但能砍下芦林首，才得仇由怨海松。〔白〕山上个柴草，本来方二爷日日砍日日斫，急急忙忙，辛辛苦苦。

〔唱〕故而目下山头柴草尽，思量要到别山中。〔白〕别个山头也有别人家经管，勿许方二爷砍。方二爷偏要斫点来卖卖。若讲目下柴贵，一百斤柴要卖二百三四十铜钱。当初柴贱，一百斤只卖得四十个铜钱。柴末勿荒荒来米浪子，廿五个铜钱只买得一升米，十五个铜钱买了油盐酱菜。只为一升米四个人吃勿够，〔唱〕故而度日艰难了。因此心焦难过冬。〔白〕故那日方二爷挑了一担柴奔到市上去卖。〔唱〕撞翻一付馄饨担。卖馄饨的，抓住英雄二相公，声声只说赔还我。恼得英雄怒气冲，便将草担来停下，就将手去扭他胸。要知以后如何样，尽在弹词下卷中。

## 第二回 别娘亲襄阳借银

〔武生引〕少小英雄，恨权臣当道。几能削佞报冤仇，方显男儿当自强。

诗曰：八月黄鹂飞上林，龙池柳色雨中深。更添目下穷途恨，霄汉常悬戮佞心。

〔白〕俺姓方名侗，字来耕，今日采樵一担柴薪，正要进城货卖，哪知误撞翻了一付馄饨担子，可这狗头拉了俺欲要赔偿。呵呵呵，可恼阿可恼。〔唱〕就将柴担歇街心，怒目圆睁大

喝声。你这狗头休放肆，自家翻跌枉他人。〔白〕你自家不小心干我甚事？〔小生白〕啥说话？我个馄饨担好好的停在这里，方才是你个蓬蓬松松个柴担给撞翻了，反倒说我不小心。叔叔伯伯们，看看这个人！众人多说卖柴的撞翻人家担子，理应赔。〔唱〕众口嗷嗷强不来，方侗此刻闷心怀。便说：既然要我赔还你，只得肩头这担柴。我就一齐赔了你，何须着急闹咳咳？〔小丑白〕啥啥啥？一担柴值得几个铜钱？哪里赔得来？〔武生白〕你若要多，实情没有，只好不赔了。〔唱〕要将担子上肩头。卖馄饨的扯住不放。旁人不好多言语。这时走过一个老者就摇手道，阿卖馄饨的，他也不过失措，若是他有钱的，自然赔你。我看他是个穷汉，差不多些罢了。〔小丑白〕伯伯们这句说话哪个说的？〔外白〕是我说的。〔小丑白〕全亏你说出这个好说话来。他是穷汉子赔勿起，我是穷人也吃苦不起。〔外白〕共该要赔你多少？〔小生白〕行灶开花锅子两半，碗碎瓶破，还有半斤肉馅，公公道道要赔一千铜钱。〔外白〕这也有限，老汉赔你。〔唱〕即忙伸手向胸怀，取出一个小小包儿就解开。里边却是花银子，放在人家店柜台。〔白〕当初个银子贱，一两也只换得七百铜钱。老人家取银约有一两二钱开外，另又一块碎银，约有三钱，一齐递与卖馄饨的。〔唱〕双手接来收，洋洋得意乱颠头。连忙收拾馄饨担。且说方侗脸上羞，上前作揖称多谢，老丈须将名姓留。〔外白〕老汉姓范名洪，西关外人氏。我看足下不像久惯卖柴的吓！〔武生白〕原不是久惯卖柴的。只因没有活计，〔唱〕故而权做采樵人。趁得分文贍母亲，到要老丈今朝来破钞。〔白〕待我改日到府，〔唱〕奉还银两谢年尊。〔外白〕些须小事何必挂怀？你果然有贍母之心，甚是可

敬。啾啾啾，碎银几两一齐送与足下了。〔武生白〕阿哟哟，这是不要的。〔外白〕何妨呢？〔武生白〕老丈阿，〔唱〕我是男子汉，大丈夫，要钱财肋骨上边磨。白受人财何面目？俺家不是爱财徒。〔白〕就是代赔银两，改日打算来奉还。再会了，再会了。〔唱〕肩挑柴担去匆匆。

且说年高范老翁，大笑哈哈称可敬。此人性格是英雄，目下虽然身落魄，后来岂可不兴隆。丢开范老人家事，且说方侗在路中。小小心心挑担子，并无主顾闷心胸。〔白〕勿论啥个事，贵在好卖。少了就贵，贱了就多。有句俗语说道：奇货可贵。加添又是荒年，大小人家才如此艰难。得缩且缩，方二爷宝货真勿好卖。〔唱〕时光已是日初西，柴重肩头肚内饥。此刻英雄心大怒，为什么，今朝没有买柴的？难道没有人家烧饭吃？〔白〕当真没有人买，〔唱〕叫我娘儿兄妹待何如？〔白〕见一个大墙门，挑得进去贱卖。卖得三十二个铜钱，有了米钱无得菜了，真正苦不胜言。〔唱〕怒冲冲回转太平庄，放下了绳索扁担来见娘。陈氏夫人开口问，儿阿，为何这等气昂昂？〔武生白〕阿，母亲，不要说起。今日孩儿挑了一担柴进城，卖到了日归西去，并没有一个人要买。只得贱卖与人了。母亲你道气也不气？〔正旦白〕儿阿，只因年岁不好，故而如此。不知卖了多少钱回来？〔武生白〕只卖得三十二个钱，一并买了米了，但盐菜也没有，如何是好？小姐接口道：二哥，只好差不多些罢了。〔唱〕夫人看看两儿郎，不觉心焦苦满腔。记得从前夫在日，娘儿何等受风光。吃的好饮食，穿的好衣裳，少年公子好轩昂。回头又把千金看，喜她稳重甚端方。一身武艺无人敌，赛过英雄男子郎。只因目下家贫窘，至今尚未嫁夫



郎。思想起来真可恨，吞饥忍饿住坟堂。〔白〕就是我在爹娘家里的时节，何等受享，那样风光。〔唱〕万不料今朝如此样，恨芦林太觉狠心肠。虽然两个孩儿在，但望他，有朝一日近帝皇。但是目下嗷嗷难度日，如何救得灶前荒？弟兄解劝休烦恼，有我孩儿人一死。〔白〕自古道，天不生无禄之人，地不长无根之草。做了一个人，总有饭吃的。

〔唱〕母亲不用心伤感，哥哥且自读文章。有柴虽只无人买，〔白〕总要卖几个钱来过日子的。〔唱〕不怕他，岁岁年年到底荒。飞龙小姐开言说，明日樵柴待我帮。〔正旦白〕阿，女儿，你乃千金小姐，虽在贫窘之中，如何使得？〔外白〕这方大爷虽是个血气方刚的男儿，但在家人之前说话却是文弱十足。方二爷与这位三小姐才是里里外外的英雄气概。有那等唱书的，说道方二爷青面獠牙，红头发，长身体；这个方小姐是粗胖大脚，生得不标致，皆是无据的说话。若讲英雄必要凶相末，吕布、马超、罗成、狄青勿是英雄勿成？况且文文雅雅个方卿，姣姣滴滴个毕赛金，风风月月个蒋采平，养出来个妮子因鱼勿犯着故宗田地。据小弟个主见，自然生得风月标致面孔，列公嗯道阿差。夫人末同了小姐拿了米了烧饭，方大爷末念书，二老官奔到空地浪掘两棵菜，饭锅上蒸蒸熟，娘儿们四个吃夜饭。吃完了夜饭，收拾碗盏说说闲话。夫人是风光惯尝个，故宗日脚实在难过。叫声儿阿，做娘的有句话在此与你们商议。〔合白〕吓，不知母亲有何说话？〔正旦白〕儿阿；〔唱〕目下时光暑气收，不多时候入深秋。非但三餐日给艰难度，就是身上无衣岂不忧？与其临渴而掘井，莫如未雨早绸缪。〔小生白〕请问母亲怎样绸缪？〔正旦白〕做娘的辗转思